

塞萬提斯著  
傅東華譯

# 吉訶德先生傳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M. Cervantes 著  
傅東華 譯

吉 訶 德 先 生 傳  
下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

八年六月初版

密壽嚴

☆吉 詞 德 先 生 傳 二 冊

◆(840243)

Don Quixote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M. Cervantes

譯 述 者

傅 東 華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 第二十七章 敘述牧師和理髮師如何實行他們的計策兼及其他值得一書之

### 事

理髮師對於牧師的計策歡喜非常，因此馬上就實行起來了。他們向客店老闆娘借了一條裙跟一條包頭巾，將牧師的一件新法衣放在那裏作押。理髮師拿一頭花牛的栗色尾巴替他自已裝起一部大鬍子來，這尾巴是客店老闆平時插梳子用的。老闆娘問他們要這些東西做什麼用，牧師就把吉訶德先生發瘋的事情略略敘述了一下，又說明要將他從山裏弄出來，這樣的喬裝是如何的重要。老闆和老闆娘馬上猜着這個瘋子就是在他們店裏做過客的，就是那個做香油的人，那個做過被單戲的侍從的主人。於是他們就把他跟他們之間經過的事情告訴了牧師。連桑科竭力隱瞞的那件事也和盤托出。後來老闆娘就把牧師舒舒齊齊裝扮起來，裝扮得再好也沒有。她給他穿上一條布裙，上面鑲着黑色天鵝絨的條子，每一條都有一手叉那麼闊，統統是穿洞洞的，開長縫的；又一件綠色天鵝絨的緊身馬甲，白緞子作的鑲緞；這樣的馬甲，跟那樣的裙子，一定都還是萬巴王（註二）朝代做的。牧師不肯戴女人的頭巾，只戴上他夜裏戴的一頂小小的白色襯絨便帽，將他的一條黑綢襪帶紮在額頭，還有一條則做成一種假面具模樣，很巧妙的遮沒了他的面孔和鬍子。於是，他將他的頭沒在一頂絲絨大帽中，原來那帽子的帽簷極闊，簡直可以當傘子用的；這纔圍上了他的掛子，爬上了他的騾子，像個女人一樣側坐着。理髮師呢，也

上了他的騾子。一部介乎栗色和白色之間的鬍子掛到腰間，那是剛纔已經說過，用一頭花牛的栗色尾巴做成的。他們向大家告了別，又向善良的馬立托奈斯告了別，馬立托奈斯雖然是個罪人，卻說要替他們念完一整串念珠的禱告，禱告上帝對於他們所擔任的這樣熱心這樣慈悲的事業給與好好的成功。

但是他們剛剛走出店門，牧師就想起了這樣的打扮是做差了的，因為這事情雖則關係重大，但是一個牧師裝扮得這般模樣，總是非禮之事；於是他就把心內的狐疑告訴了理髮師，要把兩邊的衣服對掉一下，說是理髮師裝扮落難的女子比較合式，他自己則應該裝扮侍從，也好使他的尊嚴少受褻瀆；又說理髮師如果不答應這麼辦，他就決計不再前進了，那怕吉訶德先生叫鬼拖了去。在這當兒，桑科走到他們跟前來了，一見他們這樣打扮着，就禁不住發笑。當時理髮師答應了牧師的請求，將計策改換過來，牧師就開始教導理髮師，他那一角兒應該怎麼演，對吉訶德先生應該拿什麼話勸他跟他們一起走，勸他離開他挑來做無益苦修的那塊地方。理髮師回答他，就是沒有他的教導，他也可以絲毫不爽地辦到那一點的。不過那套女人的衣服，他要等相近吉訶德先生的地方纔穿，於是他捲起那套衣服，牧師裝上他的鬍子，就一同出發前行，桑科·判紮替他們做着引導。在路上，桑科跟他們說起山裏遇到那個瘋子的事，可是關於尋到皮包的事，以及皮包裏放着什麼，他卻一字不提；因為這傢伙雖然那麼愚蠢，那麼簡單，卻是有些貪心的哩。

第二天，他們走到桑科散着樹枝給他離開主人之處作記認的那個地方了。他一認出那個地方，就告訴他們，說那就是入山的進口，因此他們就得裝扮起來了，倘使這番裝扮對於解救他的主人真是要緊的話；因為他們已

經告訴過他，說他們這樣裝扮起來去找他的主人，對於解放他出那種惡劣的生活，是極端重要的；又叫他無論如何不要讓他主人曉得他們是什麼人，也無論如何不要說他認識他們；倘若他問起他（那是他一定要問的）有沒有把信交給達辛泥亞，就說已經交到了，不過她因為不能讀書寫字，只用口頭的話回答，說她有十分要緊的事情，命令他立刻到她那裏去，否則她就要不高興；因為他若這麼對他說，再加上他們自己要對他說的一些話，他們就有把握可以將他弄進一種較好的生活，而且這一層辦到之後，他就馬上會得動身去做皇帝或是國王了；至於他要去做大主教一層，那是用不着害怕的。桑科對於這一番話都留神的聽着，並且深深印入他的記憶裏，又對於他們設法要叫他主人去做皇帝而不做大主教一層大大感謝了一番；因為講到報酬，據他看起來是皇帝們比遊俠大主教們能够多些的。他又告訴他們，說他應該先走一步，先去找到他，把他的情人的回音交代了；因為也許單有這一項就可以將他弄出那個地方的，那末他們就用不着打那麼大的麻煩了。他們贊成桑科的話，因而決計在那裏等他，把找到主人的消息帶回來。桑科走進了山口，將他們留在一個地方，打中間有一條光靜的小溪流過，很陰涼，而且還有一些岩石跟鄰近的樹木很可愛的蔭蓋着。

那時是八月裏，那些地方的熱氣正極猛烈。時間是下午三點鐘，因此那個境地格外覺得合適；在那裏等桑科回來，是頗相宜的，他們也就在那裏等了。正當他們在陰陰裏安息的時候，一個聲音送到他們耳朵裏來，雖然並沒有什麼樂器伴着，卻也美麗可喜。他們聽見之後，就大大詫異起來，覺得那種地方是不會有人唱得這麼好的；因為人家雖則常說樹林裏跟田野裏有着聲音絕妙的牧人，但那不過是詩人們的一種誇張罷了，不見得真會有的；而

況他們細聽之後，覺得那所唱的詩歌不像是粗野牧人的作品，卻像是風流才子所做的。他們的這種意見是得那詩句證實了，詩云——

一

「什麼是我所有愁煩痛苦的原因？

殘酷的厭惡。

我的苦惱因何而加重？

被詛咒的嫉妬。

我的靈魂因何而失卻它的耐性？

因被厭倦的離情橫據。

啊！離情，嫉妬，和厭惡，

拋得我這樣伶仃孤苦，

竟沒處去找香油，

來醫治這種創傷的悽楚。

二

『什麼可祛除我心內的愁煩？

被人蔑視的愛。

什麼阻撓了我的心願？

命運的手段厲害。

什麼註定了我的苦楚？

上天的命令難改。

啊！不祥的恐懼佔據我胸懷，

怕這奇病要將我的性命害：

爲的天命愛，這三仇敵一齊來作災，

我不死，將何待！

### 三

『什麼能恢復我心境的安寧？

受歡迎的死之頃刻。

什麼最易獲得愛之歡樂？

反覆無常的變節。

這苦痛有何藥物能減除？

除非是凶暴的狂易。

故欲爲這愁煩求針灸，

確乎智慮猶有所不及；

爲的除非狂，死，與變節，

竟不知有更靈的藥石。」

那樣的時間，那樣的季候，那樣的孤寂，那樣的聲音，再加上唱的人那樣的巧妙，使得兩個聽的人都起了驚異和喜悅，因而他們靜靜的躺在那裏，盼望可以再聽見些什麼；但是等等靜默延長好久了，他們就決計要去尋找那個唱得這麼美妙的音樂家。剛要動身，同是那個聲音卻又阻止了他們的脚步，又將下面這首十四行詩送進他們的耳朵裏來了。

「友情啊，你已憑敏速的飛舉，

狂歡的達到清空的高處，

在天中居住，這下界

只有你的幻影冒充你在統御！

天國的客啊，請你下諭，

將美妙的和平從上天降到下土；

在你那光燦燦的面幕下，

欺誑常潛住，目所難覩。

離開罷，友情啊，離開你在天庭的坐處，

或將欺騙的制服剝去。

他若還裝着你所假借的微笑。

若還把未老練的真情迷誤，

料想這黑暗的地球，

必就要落入混沌的初步。」

這歌用着一個深深的嘆息收梢了，他們重又很注意的聽着，希望還有得來；但是看看音樂已經變成了呻吟和哭泣，他們就同意着去找那個唱得這般美而又哭得這般哀的不幸人來。走不多遠，當拐過一塊岩角的時候，

他們就發見了一個人，體段和形貌都跟桑科對他們講卡對泥奧故事時所形容的一般。那人看見他們，並不表示驚異，只呆呆的站在那裏，將頭掛在胸口上，做着一種沉思的姿勢，並不抬起來看他們。那牧師本是個善於辭令的人，又早已知道了他的不幸，並已憑桑科的形容認識他是什麼人了，當即走到他跟前，用了不多幾句卻是很中肯的話，請求他並且催促他趕快拋棄了這種可慘的生活，免得把性命丟在那裏；因為倘使如此，那就是不幸中之最大的不幸了。卡對泥奧那時正是神志清明的時候，並不在那種時常來侵襲他的瘋陣中；他看看他們兩個人的衣服都不像是這荒山野地裏的人穿的，不禁對他們驚異了一回，又聽見他們說到自己的事，好像他們已經知道了的，就尤其覺得驚異；於是他答道：「兩位先生，不問你們是誰罷，我心裏很明白，天是要救好人的，惡人也常常要救，就是像我這樣沒有價值的人，他也還是不棄的；現在我在這樣的荒山野地裏，離開人類的市廛這麼遠，他還是差了人來，拿種種有力的理由放在我眼前，說我過的這種生活是如何的不合理，意圖將我引出這個地方，到較好的地方去；但他們並不知道，我自己是知道的，我一經跳出了這種不幸，就馬上要陷入更大的不幸，因為大家一定都要把我當做一個軟弱的人，或者更要不堪，竟當做一個傻子，一個瘋子。這也是難怪的，因為我自己明白，我對於我自己的苦惱，感覺非常強烈而不可克服，有時候要變得像塊石頭，什麼知識什麼感覺都沒有。這是我從我發狂時候留下來的痕跡知道的；可是我也只能徒然的慟哭，只能詛咒自己的命運，只能對於那些願意聽我的人講明我發狂的原因，希望他們原諒我，因為誰要知道我所處的境地，是沒有不肯饒恕我的行為，憐憫我的苦惱的。現在，先生們，倘若你們也帶着同別人一樣的願心而來，那末我請求你們在進行你們的賢明的勸告之先，且聽聽我的

悲慘故事；因為到那時候，你們大概就會得省卻一套麻煩，不至替這無可救藥的病症嘗試找尋安慰了。」

那兩位朋友巴不得能够聽到他親口敘述他這苦惱的原因，就請求他說出來，又告訴他，他們決不違背他的意思，硬要替他醫治或給他勸告。這麼着，這位可憐紳士就說起他的傷心故事來了，所說的話，跟說話的方法，差不多跟前幾天對吉訶德先生和牧羊人說的一色一樣，當時因提起了依利薩巴脫司務，而吉訶德先生硬要維持遊俠騎士的禮節，以致像上文記載的那樣，故事說了一半中斷的。但是這一回碰到運氣好，卡對泥奧的瘋陣隔得長久些，使得他有餘暇可以說到底；於是講到斐喃多先生在高盧之阿馬狄斯書裏發見的那封情書時，他說他是完完全全記得的，其文如下：——

#### 柳信達與卡對泥奧

「我每一天都在你身上發見價值，使我不由得愈加尊重你；所以你倘使要我祛卻自尊的成見，而表示對於你的感激，那是容易辦到的。我的父親是知道你的，也是愛我的；他決不會違背我的意向，對於你的正當要求定肯應允，只要你像你承認的真正看得起我，而我也相信你是看得起我的。」

「這一封信，我剛纔已經說過，就是使得我決計要去要求跟柳信達結婚的，也就是使得斐喃多先生把柳信達看做當時女子當中最聰明最最謹慎之一人的。也就爲了這封信，他就要趁我自己的計策未成功之先設計

破壞我。我當時把柳信達的父親的期望對斐喃多先生說了，就是他盼望我的父親去說親，又告訴他說我不敢向我父親去提這件事，恐怕他不肯答應，並不是因為他不曉得柳信達的境況，善良，德性和美麗，或不曉得她的品性是足以裝點西班牙任何家族的門楣的，卻是因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願意我不要這麼早結婚，應該等着看看李嘉圖公爵能够幫我點什麼的。總之一句話，我告訴他我不敢向我父親去提這件事，就是爲了那個理由，也爲了許多別的理由，總都使我膽怯，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只預感着我的願望是決不會成功的。對於這一番話，斐喃多先生回答說他願意擔任跟我父親去說去，並且要說服他去跟柳信達的父親說。啊，野心的美立阿斯（註二）啊，殘忍的卡提萊因（註三）啊，奸惡的薩拉！啊，狡猾的加拉隆（註四）啊，叛逆的衛里多（註五）啊，記仇的朱理安（註六）啊，貪婪的猶大！你這奸賊！殘忍的，記仇的，狡猾的！我這可憐虫對你這般坦白的說出心中的祕密和快樂，到底有什麼對你不起什麼地方得罪了你？我說的那一句話，給你的那一個勸告，是不爲要增加你的榮譽和利益的？可是，我又何必抱怨呢？我總是一個可憐虫了！我心裏明白得很，既然天上的星宿要把不幸傾到我們身上來，它就要從高處猛烈狂暴的落下，決沒有人類的力量能够阻擋，沒有人類的手段能够防止的。你想斐喃多先生那麼豪俠的一個男兒，那麼的有見識，我又替他那麼的効勞，那麼到處成全他的戀愛的意向，誰想到他竟會下這毒手來切奪我這還未到手的唯一小母羊呢？不過這些想頭都是徒然的了，無益的了，現在丟開它罷，我們還是來接續我這悲慘故事的線索。

『當時斐喃多先生覺得我在那裏，對於他的實行陰謀詭計總是一個障礙，就決計差我到他哥哥那裏去取

六匹馬的款子。那六匹馬就是他擔任了要去跟我父親說話那一天特地買的，目的不過是要將我差開去，好使他痛痛快快的行使他的陰謀。你想這種奸計我防備得了嗎？我對於他能有什麼疑心嗎？不，當然不會的。不但不會，並且還非常高興的答應馬上就動身，覺得他那一宗買賣是做得十分滿意的。那天晚上我跟柳信達會面，將裴喃多跟我約好的事情告訴她，叫她不要疑心，我們這種正當的心願是一定會成功的。她也同我一樣，並不疑心裴喃多先生會有什麼詭計，只叫我趕快回來，因為他相信我的父親跟她的父親去講過之後，我們的心願就馬上可以圓滿的。也不知什麼緣故，她說了這話之後就馬上泛起滿眶的眼淚，喉嚨裏也突然有種東西塞上來，使得有許多要對我說的話一字也說不出。我對於這種突異的情景心裏覺得驚異，我從來沒有見她像這樣子過；因為凡是碰到運氣好，或由我的勤力，使我們有機會會面的時候，我們總是談得非常高興，非常滿意，從來沒有眼淚，嘆息，嫉妬，懷疑或是恐懼混進我們的談話裏來的。我當時什麼都沒有說，只不過讚美上天將她給我做情人的好運。我誇張她的美麗，稱讚她的德性和見識，她也報答我的恭維，在她拿愛人的眼光覺得我值得稱讚的地方稱讚我。我們互相說了無千無萬孩子氣的小故事，關於我們的隣人和熟人；我這方面最最放肆的舉動，也不過彷彿強迫似的拉住她的一隻美麗雪白的手兒，儘我們之間那狹窄鐵柵所能容的地步，在我嘴唇上放一放，可是在我傷心離別那天的前一夜，她哭了，嘆息了，而且突然的退了進去，丟得我滿肚子迷糊戰慄，不知她為什麼忽然有起這種悲傷的表示來。可是我並沒有斷絕我的希望，總以為這是她對於我的愛過於強烈，以及離別的悲傷而起的。當時我傷心的沉思的走了開來，心靈裏充滿着想像和疑惑，卻又不知想像的疑惑的什麼；可悲事件的顯明預兆已給我貯蓄在

那裏了。

「我到了被差的地方。我把信件交給斐喃多先生的哥哥。我受了好好的接待，可是我的事務卻不能馬上就了；因為他吩咐我在那裏等八天（這是使我非常難過的），並且要避開他父親的耳目，因為據他說，他的兄弟寫信要他寄一筆款子去，是不叫公爵知道的。原來這都是那詭巧的斐喃多先生弄的圈套；他的哥哥並不是馬上拿不出錢來。這一個命令使我不能馬上就服從，因為要我跟柳信達離開這許多日子，在我那時是好像沒有維持活命的可能，尤其當我想起了我離開她的時候，她是像我剛纔對你們說的那麼傷心的。然而我服從了，像個好僕人的樣子，雖則我知道不免要犧牲我的健康。但是我到那裏的四天之後，就有一个人來找我了，他交給我一封信，我一看信面的姓名地址，就知道是柳信達的，因為那是她的親筆跡。我心裏害怕着，抖簌簌的拆開信，知道一定有什麼十分非常的事情，這纔她會這麼老遠寫信給我；當我跟她住在相近的時候，她是極難得寫信的。我沒有看信之前，先問那送信人，這信是誰交給他的，他來了多少時候了。他告訴我，說他那天中午時分，偶然經過城裏的一條街，一個極美麗的女子眼裏衝着眼淚，從一個窗口裏叫他，並且匆匆忙忙的對他說：「朋友，你倘若是個基督教徒的話（我看你是的），我求求你，看上帝的份上，將這封信趕快照上面的姓名地址給我送去；姓名地址都是熟悉的，你要能這麼做，就算行了一樁上主會得稱許的好事。而且你也不會白做的，把這手帕裏的東西拿去罷。」說着，她從窗口裏拋出一塊手帕來，裏面繫着一百個小銀角，以及現在這裏這個好戒指，同着我已經交給你的那封信。隨後，她就不等我的回答，離開窗口了；可是她先已看見我抬起了信和手帕，我也做過手勢，表示願意照她的吩

咐去做。現在，我覺得送一趟信的辛苦，報酬已算很厚，看了姓名地址，知道信是給您的，（因為先生，我是很認識您的呢。）再加上那個美麗女子的眼淚使我感激，所以我決計不轉托別人，必定要親手來交給您的。我從接到信到現在，不過走了十六個鐘頭，您知道的，路是十八哩呢。」當這好心的送信人對我這麼說的時候，我一心傾聽着他的話，兩腿抖得幾乎站都站不穩。終於，我把信拆開了，看見裏面包含這樣幾句話：

「斐喃多先生允許你，說要請求你的父親跟我的父親來講話，這句約言他已實踐了，可是爲他自己的滿足多於爲你的利益。你要曉得，先生，他已經來求我爲妻了；我父親以爲斐喃多先生的優點多於你，就這麼熱心的接受了他的請求，竟至兩天之後就要舉行結婚禮，而且事情辦得很是祕密隱藏，就只有天，以及我自己的少數幾個家屬可以與聞。你想我是處在什麼一種情境，還請你考慮是否有便可以回家。你要知道，我究竟愛你不愛，就看這樁事的結局可以分曉。願上帝保佑，這封信可以在我的手不得不終於跟那背信者的手連在一起之前達到你手裏。」

「這就是那封信的內容，也就是使得我不再等什麼回音什麼款子就立刻動身回家去的，因為我現在已經明白，斐喃多先生所以要差我到他哥哥那裏去，並不是爲買什麼馬，只是爲圖他自己的快樂罷了。我對於斐喃多先生感到的忿怒，加上要失掉許多年勤勞願望所獲得的那個獎品的恐懼，使得我的速度添上了翅膀，所以第二

天到達我們自己的城市時，正是最方便去跟柳信達談話的時刻。我把所騎的騾子留在那個送信給我的誠實人羣裏，祕密地走了去。我覺得運道還是順的，柳信達恰好站在那個替我們的戀愛做見證的鐵柵子裏邊。她馬上就認識我，我也馬上就認識她；可已不是我們往常相認的情形了。但是世界上有誰能誇口說是對於一個女子的變幻莫測的性情曾經窺測澈見過呢？沒有的，我是穿著我的結婚的衣服；現在在大廳上等着我的。



柳信達恰好站在那個替我們的戀愛做見證的鐵柵子裏邊。